

I



足跡·林淵

林淵鏗鏘有力地刻著，
一會兒刻出一個人形來，
就像一個美麗的女人，但還是覺得不滿意，
於是去取一塊小石塊來打磨，
並在兩邊的耳垂邊又鑿了小洞，穿上鐵線，
有如一位戴耳環的美女，林淵相當滿意，
兒孫在一旁喝采，林淵笑了！笑得好得意。
這件作品是他的第一件石雕作品，
雖然被稱作「石仙姑」，其實就是他妻子的化身。
這一鑿，改變了林淵的後半生！
這一聲，驚動了台灣後來的藝壇！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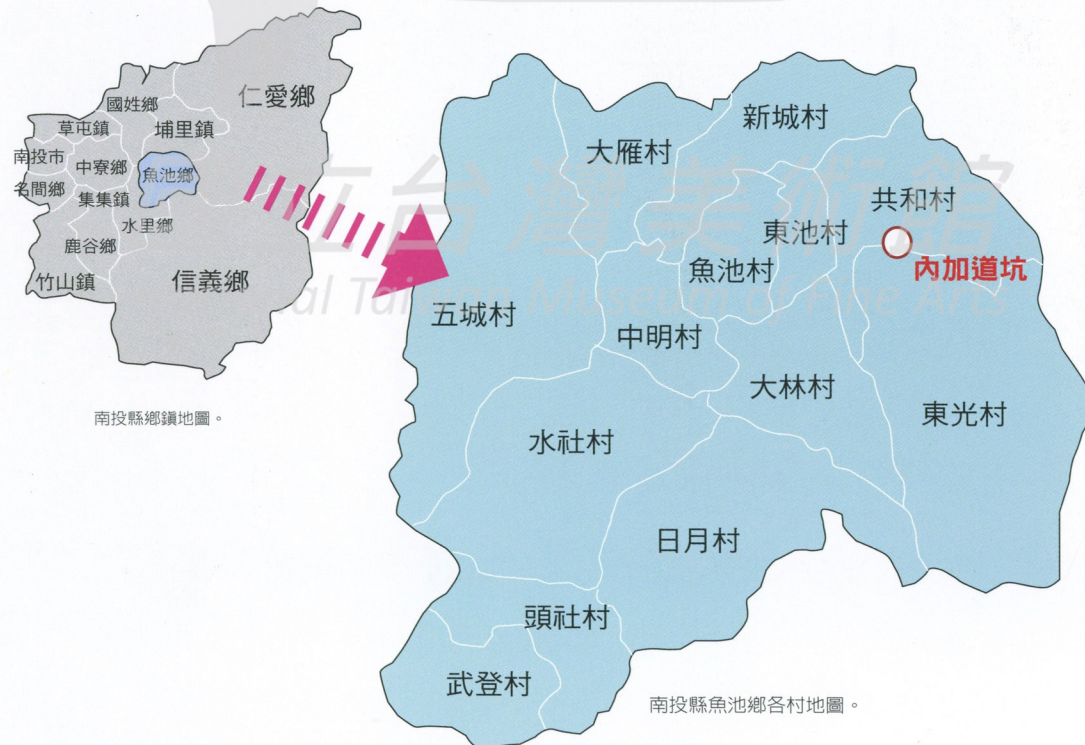
神秘水沙連——林淵的家鄉

林淵的出生地南投縣魚池鄉共和村，在魚池鄉的東北方，翻過山就是仁愛鄉中正村。原來魚池鄉雖然位於南投縣甚至台灣的中心，卻是東北鄰仁愛鄉、東南接信義鄉兩個原住民鄉，和布農族關係密切，甚至當地也因為有邵族居住，而成爲平地原住民鄉。

其實魚池鄉海拔高度在六百至七百公尺之間，地貌呈現緩慢起伏之低小丘陵，由魚池、山楂腳、毛蟹穴、北毛蟹穴、貓嘯、北貓嘯、有水坑、日月潭、頭社、北頭社、銃櫃、蓮華池、南蓮華池、東北旦等盆地組成，這些盆地過去其實都是湖泊，最北也最大的就是埔里盆地，日月潭則是全台最高且唯一未乾涸之湖水

盆地。地屬亞熱帶季風氣候，氣溫適中，相對濕度偏高，冬季乾旱、夏季溫暖而多雨，非常適合農業生產。

但是由於位在群山之中，地處偏遠，相對開發也比西部平原遲很多，從過去魚池鄉的舊名「五城堡」，即最早形成的五個村莊，其實也是五個「城堡」(以防禦原住民)，就可以看出昔日族群關係的緊張。但這裡的地理條件還不錯，共和村的老地名叫做「內加道坑」，因為位在兩條河交會之處的河谷中，形似「剪刀」(閩南語發音)；這個名字最早出現在一八七三年的土地契約中，當時還是「凶番出沒之區」，一直到日本人來了之後，用武力平定了原住民的反抗，情況才有改善，但這大概也是接近日治初期的時代了，但是肥沃而未開發的土地，也是林淵的父親林在從桃米坑(今埔里鎮桃米里)遷來的原因。



日月潭位在水沙連，為台灣知名的國家風景區。(攝影 | 鄧相揚 | 2001)

原來魚池屬於「水沙連」番地，早期「水沙連」一詞所指範圍廣闊，南投縣境的大部分鄉鎮，包括竹山、鹿谷、集集、水里、魚池、埔里，在尚未被漢族移墾之前，均被視爲廣義的「水沙連」。據說邵族稱「水」爲「s'aðum」，由於捲舌音不容易發音，轉譯爲漢音時會變成「salum」即「沙連」，所以「沙連社」就是「水社」，又因爲該地有大湖日月潭，故加上「水」字而稱爲「水沙連」。清治時期水沙連是禁止開

墾的地區，漢人的侵墾使族群間爆發衝突，最後，由於正好位在交通要道上，魚池鄉由一個生番居住的地區，又轉變爲漢人入墾埔里的重要根據地；而林淵的祖先正是爲了追求土地，不斷的隨著「番界」的改變四處遷移。

現在魚池鄉是邵族的傳統領域，其實邵族勢力強盛時，其領域約及於今南投縣名間鄉、集集鎮、水里鄉、魚池鄉，以及中寮鄉、埔里鎮、國姓鄉之一部分，也就是烏溪上游以南，



日治時期日月潭的邵族春石音。
(圖片提供 | 林祐華)

濁水溪中游以北，集集大山以東，水社大山以西的廣闊地區，都是邵族祖先的地盤。但是布農族與魚池鄉的關係其實也很密切，根據布農族的起源傳說，他們的祖先從西部平原沿著濁水溪進入山區時，邵社群的祖先曾北進到日月潭一帶，後來碰到旱災，才又沿著濁水溪退回郡大河流域，後來卡社群和卓社群的祖先才又北進到現在仁愛鄉和信義鄉交界的濁水溪流域；而卓社群也傳說部族中的Valivayan氏族來自今水社村的阿里眉，可能屬於邵族。

不論如何，這些傳說與現實或歷史其實有很深的關聯，也就是從古至今，魚池鄉一直是各



霧社事件領導者——賽德克族的莫那魯道（中）。（圖片提供 | 鄧相揚）

族群向山區或東部移動的最佳交通要道；遠從新石器時代開始，人類就是沿著河流逐漸往上游發展，從沿海的「牛罵頭文化」到以埔里為中心的「水蛙窟文化」就是最好的證明，而水蛙窟與大馬璘遺址中挖掘出大量只產於東部的玉石，則是本地區自古就是族群往來的最好證明；而清代早期攻打水沙連社時，也是以斗六門（今雲林縣斗六市）為據點，經過「稷稷」（今之集集）到水裡社、決里社、毛啞社（可能就是現在水里鄉的社仔）；所以在清代的文獻裡，所有的大官到埔里都是經過集集、水里、魚池（所謂的「水沙連南路」），顯示了這個區域交通情形。

清代對於水沙連地區除了以「水沙連社」作為總社名外，整個區域在不同時期曾有

「三十八社」、「二十四社」等不同稱呼，也說明了此地族群相當複雜；目前通行的說法為「水沙連二十四社」，大致可辨認的社名有邵族、泰雅族的賽考列克（Seqoleq）、澤敖利（Tesole）語系，及賽德克族（Sedeq）、布農族的卡社、丹社、巒社、郡社、卓社、干卓萬社諸社群；其中又以邵族、布農族干卓萬社、卓社、卡社群及賽德克族與本區域關係最密切。而自一八二三年遷入埔里盆地的平埔族群五大族，包括道卡斯族（Taokas）、巴宰海族（Pazeh）、拍瀑拉族（Papura）、洪安雅族（Hoanya）、巴布薩族（Babuza）三十餘社，以及相繼而來的漢人，讓本地的族群關係更加複雜及豐富。

平埔族群遷入埔里盆地初期，原本不准漢人進入，所以早期只有少數生意人往來其間，但是隨著清朝政府的介入，前來開墾的漢人越來越多，但是來源卻不盡相同，閩南人多是為了追尋新天地，所以除了經商就是務農；客家人則是在「政策」推波助瀾下來到這裡，多半在週邊山區以伐樟熬腦、做隘勇腦丁為生，到了日治時代，許多在故鄉沒辦法生活的人也加入了這個行列，這個模式大概也是林淵家族生活的寫照。

正是這樣多元的族群與複雜的族群關係，創造出無數的傳說與故事，也提供了林淵豐富的素材，無論是親身經歷還是旁人轉述，想必都為他提供了許多想像空間，也激發了他創作的熱情。

林淵本事

林淵於一九一三年八月二十日，出生於新高郡魚池庄內加道坑，即今南投縣魚池鄉內加道坑共和村中興巷六號（今林淵紀念館址）。

林淵的祖先為福建漳州籍，據說渡台祖先是個啞巴，沒有留下隻字族譜記載片語，祖先牌位僅標上「金浦」兩字（今福建漳州市漳浦縣古稱金浦）；渡台後於台中烏日地方暫居，由於地區早經開發，生計無著，生活窮困潦倒之至。後來林淵的父親林在輾轉搬到南投滿仔（今名間鄉）落籍，為人幫傭，生活困苦，三餐難繼；清光緒年間，由於清廷「開山撫番」政策，漢人逐漸進入水沙連一帶拓墾，父親林在又從滿仔遷居到埔里社的桃米坑（今桃米里）為人幫傭，但或許受到大環境的影響（原住民和漢人的關係緊張），當地又是山區，生活依然清苦，直到搬到魚池鄉內



加道坑一帶的景色。（攝影 | 鄧相揚 | 2009）



水沙連地區的人止關與原住民。（圖片提供 | 周政雄）

加道坑（今魚池鄉共和村）以後，成了佃戶，生活才逐漸安定下來。因為這個時候日本人已經穩固控制住了台灣平地，開始逐漸向山區的原住民地區滲入，隨著原住民在壓力下逐漸屈服，像內加道坑這樣接近原住民居住區域的山區，反而成了謀生最容易的地方。

林淵共有四個哥哥和一個弟弟，三個哥哥都因感染當時流行的瘟疫而夭折，一九一七年，弟弟林二也因染上熱病而變成痴呆。林淵五歲時母親去世，就得開始分擔父親的辛勞，他不但要到菜圃裡種菜，更要協助父親煮飯、飼養家畜和牧牛；林淵渡台以後的祖、父輩都是文盲，所以他的父親期待後代子孫能夠識字，到了一九二三年林淵十一歲時，總算有機會進入木屐欄公學校（今東光國小前身）讀書，但就學兩個月後，卻因四兄林景病亡，不得不中途輟學，在家照顧痴患的弟弟，自此中斷學業。但林淵的頭腦算是聰明，後來靠著自學，僅能書寫自己的姓名、簡單的幾個漢字和阿拉伯數字，算是個半文盲，但他僅識得的幾個字卻能讓他受用一輩子。



林淵的家鄉——內加道坑。（攝影 | 鄧相攝 | 2009）



林淵十五歲時即開始下田耕作，成為知名藝術家後，依然保有純樸的農人形象。（圖片提供 | 牛耳藝術公園）

土牛紅線

清代為了阻隔原住民和漢人的互相往來，在原住民和漢人區的交界處設立了「番界」，原本沒有固定的標的，到了乾隆年間，刻意以自然環境的山腳和河流為界，創造出分界，至於在平原地區，則是挖下深溝，並將挖出來的土堆在溝旁，由於遠遠看起來像牛背，這條界線也就被稱為「土牛界溝」，又因為在地圖上是用紅線標示，又被稱為「土牛紅線」，名聞鄉的虎仔坑正好就在界線旁，負責防守此地「萬丹隘寮」的則是邵族。

林淵家中是佃農，辛苦所得的大部份農作收成都要繳給地主，家中僅能糊口而已；雖然生活較為安定，日子依然困苦，為了增加家中收入，林淵十五歲時即開始下田耕作，從耕田、播稻、除草、收割、旱作……等，皆能得心應手；並且開始外出打雜工，替人砌石或蓋房子，砌石的石材取自山谷或溪邊，屋牆則用「土塊」砌成；土塊是過去農村建築的主要建材之一，係用粘土、稻草、水混合，再利用水牛踐踏成漿，把泥漿放入規格化的木框中成型，經太陽曝曬變硬而成，現在這項製造技術幾乎也已失傳。

日治時期內加道坑有許多樟樹，這是製造樟腦的原料，當時樟腦是最重要的工業原料，又可以製造火藥，是台灣最重要的外銷品之一；所以製造樟腦的業者在此地設立腦寮，林淵則



樟樹為製樟熬腦的原料。（攝影 | 鄧相攝 | 2009）

伐樟熬腦

在十九世紀末期，台灣和日本是世界上僅有的兩個出產樟腦的地區，而全世界百分之九十的樟樹都在台灣，當時樟腦除了可做無煙火藥的原料，更重要的是賽璐珞的原料，賽璐珞（celluloid）是一種類似塑膠、卻比塑膠更早發明的化學材料，是當時世界上重要的工業原料。只是因為治安不佳、「番害」等原因，清代的製腦業一直很不穩定，所以日本統治台灣之後不久（1898），就將樟腦收歸國有專賣，對台灣財政的獨立有很大幫助。

受僱為伐樟熬腦的工人。伐樟熬腦的工序得先伐下樟樹，再把樟木用人工刨成一片片的樟木塊，然後放置在「腦炊」（或稱「腦甑」）中，加火蒸餾，蒸氣經冷卻後變成樟腦油，凝固後即成樟腦，林淵操著刨刀，從早刨到晚，也因為這段刨樟木的歷練，除了讓他的臂膀更加強健有力以外，對木頭的肌理也有了進一步瞭解。

被僱用建築房屋的工人，或是伐樟熬腦的腦丁，總是有一天沒一天的，工期沒有一定，收入也難固定；林淵也利用農暇或沒受僱時上山採樵，除供為家中薪材以外，還可將薪材挑到埔里街上賣，來補貼家用；從內加道坑到埔里街上來回的路程約三小時，但林淵一天可以來回三趟都不為所苦，也因為這些歷練，他的腳步總是比別人走得快。

內加道坑位處山林間，廣闊的雜木林中還生長著許多可供利用的植物，這當然也是過去生活在山區的人們都有的常識：例如葛葉藤（台灣

血藤)和鴨腿藤可以編製成傢具或籃子,也可以成爲包裝網紮的材料,林淵青少年時就經常跟著父親上山去割取藤條,再將藤條賣給埔里街和魚池庄的糖廠,作爲網紮「草包糖」之用。

薯榔是多年生纏繞性藤本植物,基部長有堅硬的棘刺,塊莖肥大,外表和蕃薯很像,肉質呈棕紅或紫紅,是一種染料,所以在化學染料尚未問世前,薯榔曾經是一項重要的經濟作物,並曾大量輸出。原住民各族也以薯榔染麻線,染成的線多呈紅褐色,然後再和青、黃、黑等色線交織成各式各樣的服飾,色彩華麗斑斕。薯榔除了用來染衣服及紗線外,也大量地用來染棉麻編製的魚網,這主要是因薯榔富含單寧酸及膠質,染色之後能加強纖維韌性,也能防潮,還有防止海水腐蝕魚網纖維之效,所以漢民也利用薯榔來染魚網,可謂用途廣泛。

但是薯榔都是野生,未聞有人栽培,內加道坑的山林間生長許多薯榔,林淵當然視爲經濟作物,也就是挖薯榔賣給商販行銷到外地,得到金錢來補貼家用。

另外,林淵也曾受僱到棺材商處去劈棺材板,加上前述的山野生活經驗,他對山林間各種林木相當內行,每種林木不同的材質和肌理,他都瞭若指掌。



林淵從年輕時就對不同材質和肌理的木材很熟悉,年老退休後從事木雕也就特別得心應手。(圖片提供 | 牛耳藝術公園)



1910年代車埕至埔里間載客的人力輕便車。(圖片提供 | 左塚昌人)

埔里的製糖業

日本治台之後,在埔里盆地大量種植甘蔗,為了加工,遂於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開工製糖,即後來所稱的埔里糖廠,大面積的蔗田多在東北隅的福興、小埔社、大坪頂一帶,後來隨著時代改變,糖廠已於一九五四年(民國四十三年)停產關閉。而日治時代為輸出埔里糖廠所產的蔗糖,於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開設埔里至車埕的輕便車鐵道(埔里到魚池的部份即現131縣道),全長三十三公里,除了甘蔗,當然也運輸其他貨物與居民。

林淵對農具和家庭手工藝的製造也有一手,家裡的農具,除了鐵器購自埔里街外,所需配置的木工竹工材料,如刀柄、鋤柄、牛犁、牛軛、竹篩、竹簍、竹筐、竹籬……等等,都由自己打造,這不僅可以減輕家中的支出,更能學到一些手工技術,若有他不會製造的家庭手工藝,就先去看人家怎麼做,細心觀摩一番,然後回家來學著做,越做越精巧,所做的成品不輸給街坊商品。

因爲青少年時期的各項歷練,使得他對各種木石肌理與刀鋒之間的關係,已經弄得一精二熟,不論鑿石或劈木頭,每日的手工動作都以萬次計,當然做起來很能得心應手。

林淵邁入青年階段後,由於長期以來,家中一直沒有主婦協助家務,時二十三歲的林淵又正值適婚年齡,家中也存有一些積蓄,就有人介紹住在埔里街上的陳家,有位女兒名叫陳秋梅,林淵看了以後相當中意,就託人去說媒;但陳家認爲林淵家境清寒,又有老父和一位痴呆的弟弟需要照顧,對於這門婚事,當然不肯答應。林淵決定自己上門拜訪,陳家不好意思當面拒絕,就開出了很高的聘金,希望他知難而退;林淵卻當面告訴陳家,他會終其一生疼愛自己鍾愛的女人,至於聘金,可否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來支付,陳家被林淵的熱情和意志所感動,終於點頭同意了這門婚事,惟聘金要依約分期照付。

一九三五年一月五日,林淵迎娶了陳秋梅爲

妻,開始了新的生活,林淵努力工作,存下錢來,在結婚後的第一年,就依約送上聘金給岳家,實現了諾言。翌年(1936)陳秋梅產下長女貴美,接著陸續產下長男清戶、次男清水、三男清泉、次女金雲、三女金鶯、四男林貴;五男文明則遲至一九五三年才出生,因爲林淵的弟弟患熱疾痴呆而終身未娶,林淵依舊俗將五男林文明登錄爲弟弟的嗣子。

鄉下產婦要生孩子,會請「產婆」來接生,「產婆」有兩種,一種是鄉下的農婦因經常幫人家接生,累積有豐富經驗者;一種是日本地方政府爲照顧鄉下的產婦,所訓練出來的助產士,但大都住在城市或街上。林淵的妻子陳秋梅臨盆要生產頭一胎時,林淵從鄰村找來一位有經驗的「產婆」來接生,陳秋梅順利地產下嬰兒。就在接生的過程中,林淵不管什麼男人不得偷瞧女人生產,他不怕什麼那是「犯沖」的禁忌,從燒熱水,準備衣物等,都由自己下手幫助;這中間,他也看到了「產婆」如何接生,並且牢牢記住每一個過程和細節。妻子陳秋梅生第二胎時,林淵又請來「產婆」接生,他又偷瞧了「產婆」接生的過程,並再次記住細節,並經再次的複習,他自信未來若妻子再要生產時,可以由自己幫妻子接生了。林淵總共幫妻子接生六次,一切順遂平安,「產婆林淵」的名號也因此被村民傳開來。

林淵每次幫妻子接生以後,胎盤就依風俗謹慎處置:男嬰的胎盤,埋在家屋前面的地底,

期待這個男孩的未來能夠往外發展，做一個真正的男子漢；而女嬰的胎盤，則埋在家屋後方的土地裡，期待這個女孩長大後，在家中能夠勤操家務，嫁人後仍然是個勤奮的婦女。

林淵每回請產婆來接生，除給紅包一元之外，另加一碗麻油雞麵致謝，往後當然全免了。從第三胎起至第八胎為止，通通由他親手接生。他的手腳靈活，手勢又好，更懂得怎樣順應老婆的脾氣，老婆當然自在安樂，而能夠省錢又是一樂，這也說明了林淵的自信，以及爲了省錢起見，凡事自己來的處事原則。

同時，林淵認爲麻油對女人很重要，從接生時剪斷臍帶的剪刀要用麻油消毒、婦女產後要吃麻油雞，都是麻油的功效，所以林淵平常不喝酒，但對麻油雞酒則情有獨鍾，只是麻油雞酒太昂貴，那是給妻子「做月內」的最好補品。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人偷襲珍珠港，發動了「太平洋戰爭」，台灣進入戰時體制，所生產的物資，包括糧食、蔗糖等，都以支援戰線爲優先，並且進行物資管制，人民生活所需的糧食，甚至蔗糖都施行配給制。林淵家中所種植的甘蔗也換不了一點蔗糖，林淵很是懊

物資管制

中日戰爭爆發後（1937年），為戰爭需要儲備戰略物資，日本政府開始強化對台灣的經濟管制，設立「經濟警察」制度，嚴格控管物資，將生產與金融納入國家統制下，並實施物資管制與配給制度，若有私藏物資被發現，會遭到警察責罵甚至處罰。

惱，心想若是自己動手用甘蔗來製糖，豈不是就有糖可以吃了，於是利用幾根木頭、大石、鍋子，拼湊做成榨蔗機，將甘蔗榨出汁來，熬成了糖，不僅家中有糖可用，甚至送給親友分享，大家都很過癮，這也說明了林淵凡事自己動手做的哲理和行動。

一九四三年，日本在中國大陸戰場和南洋戰線開始失利，顯然日本帝國陷在戰爭的泥淖中逐漸走向失敗，在台灣的日本人不僅人心惶惶，有地產者則暗中出售土地，林淵家的地主是一位名叫高羽正男的日本人，他是日本人和原住民姑娘所生的混血者，他的父親高羽真將曾經當過憲兵，利用特權在埔里街上和魚池庄收購了許多土地，而成了資產家。高羽正男即將被徵調上戰場，事覺日本的戰局已經不妙，想趁機把土地脫手，有一天主動來到林淵家中，百般勸誘佃戶林在把現耕的田地買下，這話正中他的下懷，買賣雙方一拍即合，田產面積共有一公頃又二分，只要賣四千五百元，林家早有積蓄一千五百元，另外又向台中土地銀行借貸了一千兩百元，餘款暫欠。這筆土地買到手剛過完戶不久，台灣就光復了；由於台灣經濟惡化，後來台幣大貶值，沒多久，林家就把銀行的貸款還清，而成了真正的地主。

林淵凡事克勤克儉，爲的是多存點積蓄來購買土地，「有土斯有財」這是他父親林在一再叮嚀的話語，也成了林淵一生的最大志向，林家有了土地以後，收入也相對增加，林淵的錢總

一塊銀換四萬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國民政府因遷台初期的通貨膨脹，實施第二次金融改革，發行新台幣，並規定舊台幣四萬元兌換新台幣一元，距一九四六年發行（舊）台幣不過四年，也造成許多台灣人破產，此為當年「一塊銀換四萬」（台語）的由來。

是「結二十四個結」，他除了賺錢、存錢以外，很少花錢，所以有人說他是吝嗇鬼，對於外人的批評他一點也不在意，因爲他的目標是要存更多的錢來買土地。一九五一年三月九日，林淵的老爸林在去世，雖然他家已有了一些薄田，老爸於臨終之前，仍然頻頻交代林淵要多買田買地，這是父親的遺願，更是林淵的志向。

一九五七年，林淵的妻子陳秋梅因肺病過世，得年四十五歲，他很傷心，更爲不捨。自從夫妻結縭以來的二十二年間，共生下五子三女，妻子過世時，雖然長子清戶已經二十歲，但厝子文明只有四歲，幾個孩子都尚在幼年期中，就失去了母親；所以妻子陳秋梅在臨終時，一再叮嚀林淵，子女未成長，他應當趁早續絃才好，但鍾愛妻子的林淵，終其一生都未再續絃，而眾多的子女，都由他獨立帶大，並且成家立業。

爲了籌備喪事，他託人向埔里街經營雜貨行的黃炳松要求賒貨，容許他賒帳取貨，待喪事辦完後，再來結算，黃炳松當場允諾，這也是林淵與黃炳松結緣的開始。

自蓋三合院新屋

一九五九年八月七日台灣發生「八七水災」，造成台灣西半部的重大災害，以埔里鎮鄰近的日月潭氣象台所測的降雨量，在八月一日至十一日間的雨量，就高達664.0mm，爲平均年雨量2360.1mm的28%。魚池鄉山洪暴發，許多地勢較低地區都浸泡在水中，災情尤其慘重。翌年，即一九六〇年八月一日，又發生了「八一水災」，在八月一日至十一日間的雨量，光是日月潭氣象台所測的降雨量，就高達904.6mm，佔平均年雨量2360.1mm的34%，造成苗栗、台中、南投、彰化、雲林等縣的重大災害，魚池鄉亦遭重創，林淵在內加道坑的家屋也因土石流和淹水毀壞，不得不搬到鄰居家走避。

一九六七年，林淵在內加道坑的庄內買了一塊建地，他帶著兒子清戶和清水，在這平坦的建地中蓋了新屋，建築的材料除了屋瓦購自窯

八七水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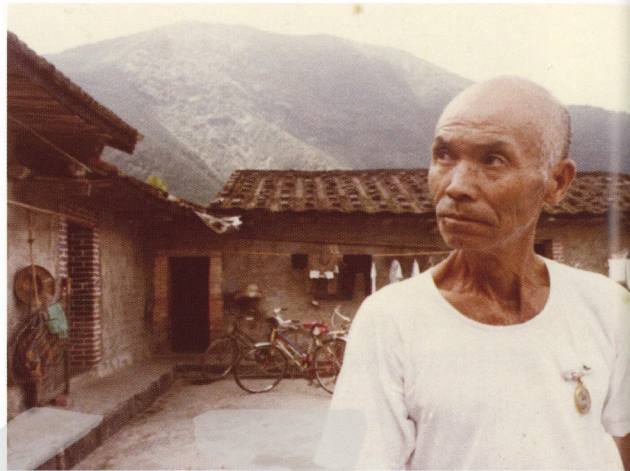
八七水災發生於一九五九年八月七日，專家研判造成重大災情的原因，一方面是連續不斷的豪大雨、台灣本身的地形地質先天不良有密切的關係，另一方面則是當時的訊息流通管道不足、缺乏環境保護及防災觀念，因而使得災況更爲慘重。八七水災所造成災情的範圍相當廣泛，遍布台灣十三個縣市，尤其以苗栗、台中、南投、彰化、雲林、嘉義等六縣及台中市受災最爲嚴重。

場外，土塙係由自家打造，而杉木則是自己種植的，新屋採三合院形式，中間空地（台語稱門口埕）供為曬穀之用，雖然是新屋，但陳設相當簡單，倒是一家人住在新屋裡，盡享天倫之樂。

林淵個性剛強，很有主見，他決定的事一定全力以赴，就以土地田產來說，由於父親的叮嚀，從他老爸一九五一過世的那一年起，至一九八〇年止，將近三十年間，林淵陸陸續續地買下田地產已超過三公頃，算是庄內的小地主；而對於家屋也自己親手建造，這就是林淵的個性，在自信中建立了美麗的未來。



921大地震災害後重建的林淵故居。（攝影 | 鄧相揚 | 2009）



林淵和他親手蓋的土塙厝，但後來卻毀於1999年的九二一大地震。（圖片提供 | 牛耳藝術公園）



（圖片提供 | 牛耳藝術公園）



1967年，林淵在內加道坑的庄內蓋了新屋，採三合院形式，中間空地供為曬穀之用。（圖片提供 | 牛耳藝術公園）

囡仔頭王

林淵的兒女都漸漸長大了，嫁的嫁、娶的娶，內外孫滿堂，孩子勸他在家享享清福。他於是逐漸退出農作，但林淵是個閒不下來的人，為孫兒製造玩具成了他的興趣，附近的山林，木頭竹材比比皆是，製造飛機、輪船、大炮、孫悟空，樣樣好玩，孫兒圍在身邊，林淵變成了「囡仔頭王」。



林淵 | 理髮椅 | 1970 | 牛耳藝術公園藏（攝影 | 鄧相揚）

林淵最喜歡理光頭，工作時不用為頭髮煩惱、剃頭又便宜；家裡到外加道坑或是埔里街上都離有一段距離，兒孫要理髮很不方便，林淵很會盤算，於是請理髮師傅到家來剃頭可方便多了，理髮師傅來一回可剃二十幾個頭，既省錢、又省工，還可全家大小一次解決。

有一回，淵仔閒著看兒孫們排隊等剃頭，忽然想起若有理髮店的旋轉椅可方便多了，於是就到倉庫裡搬出一台已經報廢的機器桐（打穀機），一番打造之後，林淵式的旋轉椅就出現在兒孫面前，後來全家剃頭時，就輪流坐上去，

讓理髮師傅剃頭理髮，孫子們都稱它「阿公仔椅」。

老農與頑石

一九七七年的某一天，一部卡車滿載石頭經過林淵家，一塊石頭剛好掉落在馬路邊，爲了怕妨礙交通，林淵把它搬回厝埕放置，無意間心血來潮，越看越覺得有些靈感，想說何不把它刻成一個人頭來把玩，馬上從屋內取來鐵鎚和鑿子，伏下身來，朝著那塊石頭鑿下。這一鑿，改變了林淵的後半生！這一聲，驚動了台灣後來的藝壇！

林淵鏗鏘有力地刻著，一會兒刻出一個人形來，就像一個美麗的女人，但還是覺得不滿意，於是去取一塊小石塊來打磨，並在兩邊的

耳垂邊又鑿了小洞，穿上鐵線，有如一位戴耳環的美女，林淵相當滿意，兒孫在一旁喝采，林淵笑了！笑得好得意。這件作品是他的第一件石雕作品，雖然被稱作〔石仙姑〕，其實就是他妻子的化身。

爲了滿足老爸的興趣，兒子搬來更多的石頭放在厝埕，林淵每天敲敲打打，驚動了庄內的村民，趕來看林淵在刻石頭。當時台灣風行國蘭養植，蔚爲一股風潮，許多村民都到山林間去採野蘭，或是種植蘭花用的蕨草；一天下來，所採集的花草可以賣到很高的價錢，許多人就說林淵是個憨人，不去採蕨草，一天到晚刻那些石頭有什麼用！倒是林淵自己樂在其中，幾到廢寢忘食的地步。沒過多久，慢慢地三合院的大廳、廊道出現了許多石雕，如牛、羊、雞、豬、魚、烏龜、鳥、人物等，後來愈刻愈多，三合院外的馬路和草叢裡，放置了各類的石雕品，路過的人都會瞄上一眼，然後說「憨人刻的石頭」。也因為這樣，林淵刻石頭的风聲逐漸傳開來。



林淵首件石雕作品 | 石仙姑 | 1977 | 牛耳藝術公園藏
(攝影 | 鄧相揚)



林淵家中的客廳陳列著許多林淵的石雕作品



1980年，林淵自宅四周，堆放著許多石雕作品。(圖片提供 | 牛耳藝術公園)



擺放在林淵自宅戶外的石雕作品。(圖片提供 | 牛耳藝術公園)



陳列在林淵自宅戶外的石雕作品。(圖片提供 | 牛耳藝術公園)



擺放在林淵(中)自宅戶外的石雕作品，右一為黃炳松。(圖片提供 | 牛耳藝術公園)



(雄獅美術資料室圖片 | 1982)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林淵住宅路邊的石頭都幻化出古怪面孔。(雄獅美術資料室圖片 | 1982)